 DOI: https://doi.org/10.12345/xdjyjz.v3i10.26969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Countermeasures of Beliefs among Generation Z Young College Students

Yiyu Zhou

School of Marxism, Shaox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wave, Gen Z youth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and influential groups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gital "native" group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of Generation Z, and explores the logical path of their belief generation and its challenges. By analyzing the value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tion Z youth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pluralism,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they face in the process of shaping their beliefs, such as media dependence, information coco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Marxist concept of youth with the modern social situation, and trie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lief discourse system that not only ha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th, and strengthens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to the belief shaping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Generation Z; Young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Shaping faith

"Z 世代"青年大学生信仰的生成机制与对策研究

周易谕

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 ·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

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Z世代青年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群体之一。本文聚焦Z世代青年大学生这一数字"原住民"群体，探讨其信仰生成的逻辑理路及其问题挑战。通过分析Z世代青年在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价值观特征，以及其信仰塑造过程中面临的媒介依赖、信息茧房、社会转型等现实挑战，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与现代社会情境相结合，尝试为构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体现青年特质的信仰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强化全社会对青年大学生信仰塑造的重视。

关键词

Z世代；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念；信仰塑造

1 引言

Z 世代，即出生在 1995 年至 2010 年之间的年轻人，他们与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共同成长，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在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特征。"Z 世代"青年群体思想尚未成熟，社会资历尚浅，对于多元社会思潮和文化的判断经验不足，容易被其同化进而成为此类思潮和文化的推手。[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青年信仰问题的重要讲话。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强调"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鼓励广大青年要"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Z 世代"是一个与"90 后""00 后"既有交叉重合又有区别的特殊代际青年群体，其中高校大学生是主力军。因此，研究 Z 世代青年大学生信仰塑造的逻辑理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基金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Z世代青年的价值选择与信仰塑造研究"（项目编号：202410349062）。

【作者简介】周易谕（2002–），女，中国浙江诸暨人，本科，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 信仰的特征与生成机制

2.1 信仰的特征

信仰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核心范畴，本质上是主体对终极意义的追寻与价值秩序的锚定，其核心特征体现为以下三种属性。

一是信仰具有超越性。信仰的存在就是为了对抗日常生活的平淡和虚无感，并在人们遇到挫折时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撑。有的人信仰共产主义则是为了实现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这是个体借助信仰的力量来超越现实限制的表现。

二是信仰具有统摄性。全社会不同个体和不同集体的价值观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差异。而信仰就能够把不同个体或集体的不同价值观从宏观上整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稳固的可以适应全社会不同群体的价值信念体系。三是信仰具有导向性。信仰并不是静止的存在，而是一种推动人们思考和行动的动态力量。面对个体存在的偏差行为，信仰能够及时矫正并将其确定为个体未来发展的目标。例如，在社会上传播爱国主义就可以通过引导社会大众广泛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服务活动来实现，其关键就在于引导人们在宣传与实践中体悟和认同某种情感。

2.2 信仰的生成机制

信仰是文化符号、制度规约与技术媒介共同塑造的产物。

在文化符号方面，现实生活与网络平台上多样化的符号深刻影响着个体对社会价值的认知和认同。在这个时代，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和网络消费的无界限延伸，共同塑造了符号消费这一整体性的文化语境。例如，《长津湖》通过展现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解码为能够激发观众情感价值共鸣的文化符号。又如“青马工程”的开展则是希望通过学校针对青年大学生的理论教学和实践引导，来有效地帮助青年大学生们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家国情怀，从文化符号出发促使青年大学生实现信仰的转变与巩固。

在制度规约方面，大学内会通过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制度设计来激励青年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大学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将志愿服务时长和无偿献血次数等可量化的指标作为大学评优评先的依据。但是，这种制度安排也可能会诱发一些消极问题。例如，一部分人为了达到某种加分目的而表现出“表演性信仰”，这会导致原本用以展现青年大学生精神风貌的实践活动被异化为功利的表演活动，反而不利于青年大学生信仰的构建与强化。

在技术媒介方面，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更容易更方便更及时地掌握关乎自己日常生活的各类信息。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算法推荐机制也容易造成信息茧房等价值固化现象。数字媒介平台由于算法推荐机制的底层设计，会对个体过分强化某些内容，从而导致个体价值观的固化。例如，抖音上的“正能量”内容推荐会让用户在反复接触某类信息的过程中加强对某些价值观念的认同。

3 信仰塑造的目标定位与现实挑战

3.1 目标定位

Z 世代的青年大学生信仰塑造的目标应该兼顾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青年自身的合理发展权利。这就意味着，对于青年大学生的信仰教育以主流价值观为基础，引导他们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因此，在信仰塑造的过程中应该抓住三个主要的原则，一是激活青年的主体性，二是与他人不同价值观念和谐相处的协调性，三是面对未来职场竞争的稳定性。针对青年大学生的信仰教育应当摒弃传统的灌输教育方式，而是要为青年构建起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让他们在价值构建上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除了学校的教育方式的改变，大学生信仰构建还依赖一个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在内的全方位教育体系。只有这样，针对青年大学生信仰教育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体系的逻辑闭环，从而真正将主流价值与 Z 世代青年的认知习惯相结合，使信仰塑造潜移默化地融入他们的日常学习生活之中。

3.2 信仰塑造的现实挑战

青年大学生作为互联网平台和社交媒体的主要用户，其信仰塑造的过程自然也会遭遇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这些挑战既源于外部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也与青年群体自身独有的行为特征密切相关。

首先，当前青年大学生信仰塑造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数字平台的算法依赖与信息茧房的价值桎梏。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青年大学生主要通过网络平台来获取信息，并通过这些平台来建立起日常社交关系。这种依赖带来了明显的信息固化和消费主义危机。数字平台由于算法机制的存在，其推送的信息往往只是为了满足用户的兴趣偏好。信息茧房现象的存在削弱了青年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强化了个体原子化的趋势，最终将会导致对信仰的冷漠与忽视。

其次，青年大学生信仰的塑造过程会受到私人生活透明化与人际交往阻滞的影响。在数字时代，青年群体的私人生活空间逐渐透明化，基于数字媒介的交往交流成为其日常交流交往的重要方式。但这种透明化便捷化的交往方式也会使得青年信仰的稳定性受到威胁。私人生活中原本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交往通常会被媒介的表面性交流所替代，进而导致青年大学生群体信仰的稳定性与认同感受到削弱。

最后，青年大学生信仰的塑造还受到了社会转型阶段的各方面竞争压力的冲击。当下青年大学生群体正面临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其中包括学业竞争压力和就业焦虑等不可避免的现实困境。这些压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也削弱了他们对主流信仰的信任感和归属感。青年大学生对于未来的迷茫无措会导致他们忽视或放弃信仰，进而脱离实际社会生活，使自己陷入自我封闭的牢笼之中。

4 信仰塑造的对策思考

4.1 外生环境优化策略

社会各方面需要协同构建一个“文化熏陶 - 制度支撑 - 技术助力 - 教育创新”的四位一体支持体系，从而有效地改

善信仰塑造的外部环境。

在文化层面，转变社会对亚文化的防御性管理是改变信仰生成外部环境的关键突破口。这就需要全社会转变对亚文化的歧视性观念，创新亚文化的表达形式，使其更加符合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比如，官方公众号的文章推送可以将网络热词融入主流叙事，从而更有效地传播意识形态。高校也可以设立“亚文化创作坊”，鼓励学生通过说唱、街舞等形式重新演绎红色经典作品。例如，将《觉醒年代》转化为“陈独秀手办”等文化产品，以此实现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传递。

在制度层面，改变外在教学环境的关键是要打破思政课在各个学段的孤立状态，建立起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教育框架，并逐步构建常态化的跨学段教研机制。“大思政”是综合性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是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新型育人体系和工作格局，它的构建事关党和国家的事业能否后继有人，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对高校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 在当前的思政课教学安排中，各个阶段仍然处于孤立状态，互相之间缺乏交流互通。因此，大中小学的思政课需要创新教育方式，建立起常态化的一体教学制度。例如，小学阶段通过“道德故事会”“节日微剧场”等活动培养价值感知；中学阶段采用议题式教学，如“全球气候治理模拟”，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大学阶段则可以通过“行走的思政课”让学生在乡村振兴中真正走入实践。

在技术层面，当下的媒介平台只有超越单纯的技术应用，重塑起“以人为中心”的技术伦理，才能真正发挥出技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例如，青年大学生可以开发“元宇宙红色纪念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重现历史场景，并以虚拟身份体验历史事件，从而创建出一个可参与、可互动、可共创的意义空间，并在这一空间中强化信仰教育的实效性。

在教育创新方面，大学教师可以借助以问题为导向的 PBL 方法重塑信仰教育逻辑。例如，针对毕业生就业焦虑的问题，教师可以让学生访谈一些可接触到的从业者或者创业者，制作“职业信仰地图”，并在其中挖掘“工匠精神”“创新创业”的时代意义。这些项目的成果同样可以通过短视频等热门且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开来，从而形成教育 - 内容 - 社会影响的实践闭环。大学的课堂教学应当是多样化的，教师不仅需要使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赋能教学，还需要加强跨学段教研活动，强化大中小学思政课的共通性与实效性，构筑起贯通各个学段的连续性强的教学新模式。

4.2 内生动力激活路径

在内生动力层面上，针对青年群体的信仰重塑需要打造一个“认知 - 情感 - 实践”三者合一的循环体系。这个过程以认知结构的重塑、情感联系的维护以及实践活动的维持为核心，促使青年大学生们从自觉信仰转变为自发信仰。

在认知层面，针对碎片化信息导致的思考浅显化问题，青年大学生应着重培养起批判性思维，打造“认知冲突 - 意义明确 - 框架重塑”的循环路径。以科学的思想理论、崇高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观念武装其头脑，是重振 Z 世代青年奋斗动力的基本途径。[3] 例如，在大学通识课程中加入“辩证思维教育课程”，引导学生在分析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现象或者解构消费主义的过程中，建立起对抗虚无价值论的认知防线。同时，大学课程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哲学对话、跨学科交流等方式帮助学生整合起零散的价值观，认清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超越内卷与躺平的简单对立。

在情感层面，教师可以通过挖掘 Z 世代亚文化的积极成分，将价值观教学从抽象且表面化的叙事转为具体可感的亲身体验。教师可以选择那些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国风音乐”“红色动漫”等青年喜爱的形式的教学素材。例如，B 站的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就通过赋予历史人物生命，让爱国主义情感在弹幕互动中自然流露。同时，其他网络平台还可以创建“青年说”“价值观辩论赛”等互动展演节目或者线下活动，鼓励青年用他们的“圈层语言”重新解读传统价值观，通过二次创作促使青年大学生实现从接受者到传播者的转变。

在实践层面，改善青年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现状的关键在于让抽象的信仰内涵在具体实践活动的参与中得到认同与强化。青年大学生可以通过“志愿服务学分制”“大学生创新挑战赛”等制度和赛事在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等实践活动中体验“共同富裕”和“全过程民主”等制度与当地传统文化。除此之外，青年大学生还可以通过元宇宙技术打造的“虚拟长征”“数字红色展馆”等体验场景，在互动中亲身体验历史和其中的爱国主义情感，进而实现“在实践中领悟道理、以行动证明信仰”的全方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穆海涛,郭杰.论新时代好青年的内涵意蕴[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06):46-48+65.

[2] 胡溢轩,许筱慧.“剩菜盲盒”中的社会镜像：Z世代消费文化的新转向与符号表征[J].中国青年研究,2025,(03):83-91.

[3] 初金哲,李维婷,张华.“Z世代”青年群体自嘲现象的多维认知及引导对策研究[J].教育传媒研究,2025,(02):100-104.

[4] 汪卓群,曹彧,储岳衡,等.大思政视域下“Z世代”高校青年网络安全观培育研究[J].领导科学论坛,2025,(02):144-148.

[5] 韦诗业,李鉴泰.Z世代青年积极社会心态培育：价值、问题与进路[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22(02):110-113.